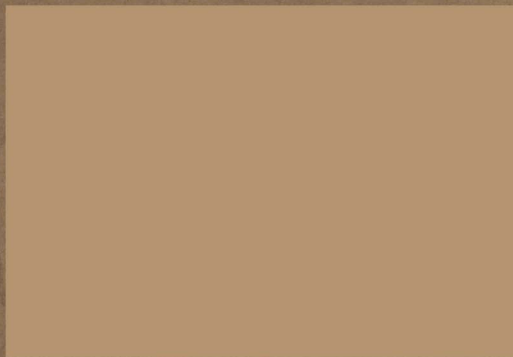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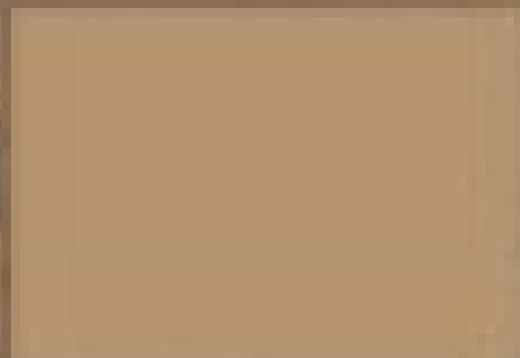
欽定晉書

卷六十一之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六十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斐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爲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於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剋土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惲曰渾闔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剋萬里之寇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

尅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鄱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唐無何而溶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溶渾深恨之而欲與溶爭功憚賡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賡卽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浚旣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于河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並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伐王渾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顗嵩襲嗣爵別有傳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及帝爲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

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寧世
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
濟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謨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
美推後己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嵩快快不悅臨發與
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
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祿祿之臣乎帝怒收付
廷尉廷尉華恆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嶷以扇和減罪除名時顓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
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疏忌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
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思隆其道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
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
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相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袁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
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己還爲國蠹者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疆假累世之
寵因閭閻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

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至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嶠興復舊物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違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委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旣害顗而使人弔嵩嵩曰臣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爲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顗橫過禍意恆憤憤嘗衆中

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謨以顓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顓時謨爲後軍將軍上疏曰臣兄顓昔蒙先帝顧盼之施特垂表啟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並與羣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顓之云云誰不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彊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顓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啟欲令閔還襲臣父侯爵時卞壺庾亮並侍御座壺云事了當論顓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議論况顓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繼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顓有餘責獨負殊恩爲朝廷急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顓官謨歷少府丹陽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爲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尙書郎許之稍遷

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爲廷尉惠
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李膺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
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爲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爲巳所襲奮被害馥
走得免及巳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爲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
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池帝還宮出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伐劉準爲鎮東將軍與周玘
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
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
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
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嶠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
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
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
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卽路荆
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荀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啟

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
朝遂夕隕猶生之年越與荀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頡馥
不肯行而令頡率兵先進頡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頡退保東城
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率衆應之使謝摛爲檄摛
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
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周馥雖
死天下尙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紆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
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亾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
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
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時
人稱爲清士位至尙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

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時馥已爲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慚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荀晞與晞同沒

荀晞

荀晞字道將河南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鑒深器之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叅冏軍事拜尙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乂爲驃騎將軍以晞爲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爲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兖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兵休士先遣軍車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兖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赦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

荀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己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卽遺都下親貴兖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讎恥甚德之引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兖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荀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爲之於未亂也越以爲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爲郡公晞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亡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兖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尙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言曰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荀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己功伐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慙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爲國藩翰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難禍難

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薦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湮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卽日得滎陽太守丁疑白事李惲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思累息晞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啟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疑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疑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疑追至東山部衆皆降疑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大權刑賞由己尙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盾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構陷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國人崇獎魏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王塗圯隔方貢乖絕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

乾隆四年校刊

晉書卷六十一
列傳

六

楊瑁爲亳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
越薨盾敗詔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如故晞以京
邑荒饑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
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率羣官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
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
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
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羣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算將爲國家
除暴閭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羣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
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
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慚色由是衆心稍
離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縱傳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爲司馬月餘
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夫父瀟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
衆論美之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兗州引爲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
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
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俄
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爲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爲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
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
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
而爲壽春所督時洛京尙存不能祇承元帝敕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
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命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
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讐
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郡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爲盟
主旣而帝承制改易長史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
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爲舟軍以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爲

軼所禮心常快快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惔寓居江州軼辟爲西曹掾尋而軼敗惔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旣而遇赦惔携之出首帝嘉而有之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歷三代祖廙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爲祕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爲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爲大司馬初嵇紹爲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荀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顯

川太守劉輿昵於虢喬上尙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顒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
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虢於許昌與弟琨率衆救虢未至而虢敗虢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
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城以距虢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於平氏
河間王顒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
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
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
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屬使君庶姓周之
宗盟疎不閒親曲直旣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
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勦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厲行下風掃除凶
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
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廻旣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
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
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